

鏡心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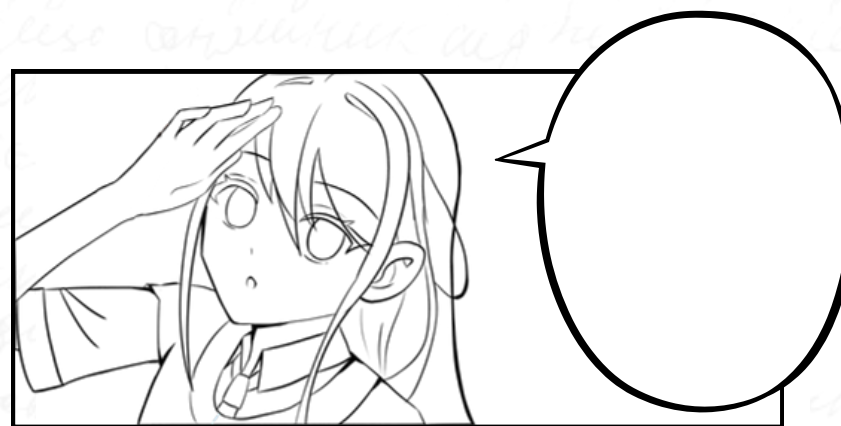


第26期



閱讀，是與他人的故事相遇；
書寫，是與真正的自己相遇。

試著拿起筆，
將那些來不及說出口的心情、
那些只有你才能看見的風景，
寫成屬於你的文字、你的色彩。



鏡心文集 26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目錄

脫水循環	不分系	張媛甄	04
向死而生，如枯萎植物的種子般重新萌芽	不分系	鄭昀悉	05
何罪	公事系	代號霖	09
碎片	生科系	筱羽	12
最終旅程規劃	生科系	T	13
當顏色住進心裡的那天	美產系	張好婷	17
這才不是甚麼冒險遊戲	英美所	陌寞	24
菱	特教系	涂言	30

定型	31
性本惡，非惡	32
人間一折	33
下一次，再去海邊	36
醉	41
破碎	42
過站	42
折射率	45
那條路後來沒有答案	46
沿著切線飛行	50
尋覓	50
鴨子	51
教育系 沫紫嫣	31
教育系 思瑤	32
華語系 尤彥淳	33
華語系 被遺忘的小朋友	36
華語系 徐靜雅	41
資工系 三角形	42
資工系 石頭	42
資管系 張子俊	45
數媒系 福爾摩婢	46
應科系 寶可夢 NAGA 大師——羊振瑞	50
應科系 林芯伶	50
應科系 〇〇〇〇〇〇	51

脫水循環

不分系 張媛甄

凌晨兩點的投幣式洗衣店

我們將沾有彼此皮屑、氣味與謊言的布料

全數塞進金屬滾筒

隨著硬幣墜落的脆響

管線內部強制注入了大量，無機的溶劑

開始粗暴地剝離

那些我們早已不敢直視的

污漬

衣物在離心力中被絞殺成一團

吸飽了液態的沉重纖維

反覆、規律地拍打著防爆玻璃

像某種沉悶的求救

你盯著那團瘋狂旋轉的灰色漩渦

以為只要轉速夠快

現實就能被漂白

四十分鐘後

我們將殘存的重量移入高溫槽

熱能強行介入

把滲透在纖維最深處的記憶

逼退成高熱的白霧

順著排風管，全數吐向

外頭冷冽的無人街道

溫差讓玻璃櫥窗上

迅速凝結出一層，帶有體溫的盲區

我們並肩坐著，用手指在上面

無意識地劃出幾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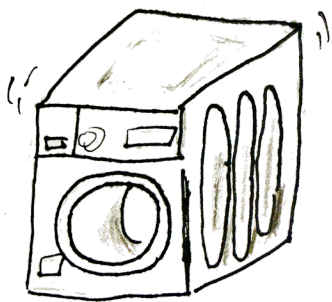
沒有意義的刮痕

機器停止的提示音響起

一切都乾燥、蓬鬆且徹底消毒過了

你抽出那件曾經一起買的毛衣
套上身體
卻發現邊緣發生了
不可逆的物理萎縮

纖維死死勒住了你的肋骨
這就是我們花費兩百五十塊
所能換來的，最乾淨的
窒息



向死而生，如枯萎植物的種子般重新萌芽

不分系 鄭昀悉

閱讀書本 韓江 2023《素食者》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 素食者

「某種咆哮聲和呼喊聲層層重疊一起，充斥著我的內心。是肉，因為我吃過太多的肉。沒錯，那些生命原封不動地滯留在了我心裡。血與肉消化後流淌在身體的每一個角落，雖然殘渣排泄出了體外，但那些生命仍舊停滯不去。」（韓江《素食者》，69頁）

生命的痕跡從四面八方而來，並殘留，我們活著的人生似乎也是如此。對我而言吃肉更像是種比喻，選擇吃素是否也代表

她不願意承受、接納這些了呢？我常常開始思考那只屬於我的「我」在哪裡呢？我害怕我的生命是由別人堆積而成的，女兒、姐姐、學生、朋友、戀人……在我人生面積中，不同的角色一個個的切割並佔據了它，越切越小。似乎將它們拿掉後我什麼都不剩。英惠成為了植物，使這個世界在她身上的框架再也不見效，她再也不是誰的誰，因此不用背負相應的代價及責任，因為她是植物，這些都不重要。

2 胎記

我是個特立獨行的人，我總覺得我應該要將人生活得很精彩，要有很好的成績、要會很多運動、要會樂器、要人緣很好……我確實也做到了，我的成績到達了班排第三，幾乎每天下課都有安排，好像跟誰都能聊天。不過伴隨而來的是我幾乎沒有能深入交友的時間，但當時的我覺得無所謂，自以為是的漠視情感連結的需求，在他人看來充實精彩的生活其實千瘡

百孔。我怎麼發現的呢？當你喜歡的樂器變成壓力時；當你不再期待練習曾經熱愛的排球時；當你為了完美的筆記在寂靜的深夜不知不覺淚流時、當有想說的話卻無人能分享時……便再也騙不了自己。

素食者英惠貫穿了整本書的三個篇章，但對她了解卻是透過她的丈夫、姊夫及姊姊來拼湊而成。別人的感覺、別人評價，那……來自她自己的感受呢？那來自我的感受呢？

其實想成為植物的英惠應該不想思考吧？吸收日光進行光合作用、吸收水分、釋放二氧化碳。她不會定義自己正不正常，也沒必要這麼做。她感受不到倫理，只剩下最接近本能的需求與吸引。她的姊夫在她眼裡只是雄蕊，花是不存在性意願的，她不會追究柱頭上的花粉來自哪隻雄蕊，只知道這是她在枯萎前需要完成的功課。那我也要像完成功課那樣完成我每天做的

事嗎？自以為是地忽略自己的感受只為了自己定義出的應該，生活哪有這麼多應該。

3 樹火

素食者英惠為了能成為植物放棄了所有生為人的框架，消耗身軀使其枯萎進而重生。而她的姊姊替她承受脫離塵世的代價。

「笑到最後，她突然覺得活著是一件很令人詭異的事。人無論經歷了什麼，哪怕是再慘不忍睹的事，也還是會活下去，有時還能暢懷大笑。每當想到或許他也過著同樣的生活時，早已遺忘的憐憫之情便會像睡意一樣無聲地來臨。」（韓江《素食者》，225頁）

這段話來自最平凡常見的她，因此作為平凡人的我才能有所共鳴。我也覺得很奇怪，我到底為什麼還沒崩潰？為什麼還能笑出來？

兩年前我17歲，身為老師的爸爸毫無預警

的死在了學校，就這樣悄悄的離開了。

難以承受的悲傷讓我一時無法做出任何回應。我在看著屍體時甚至沒有想哭的情緒，應該說我什麼都感覺不到。看著源源不斷前來弔唁的人，他們互相分享哀傷並接受著。我開始為自己的冷血感到害怕。為什麼我會這樣？我不想，但我沒別的方法。我羨慕可以一直訴說悲傷並哭泣的弟弟和有年齡經驗相仿的好朋友媽媽。我不但說不出來、表現不出來也沒人能理解我。有多少人會在這個年紀失去至親？最少當時我的朋友中沒有這樣的存在。

我每天就是進食和睡覺，偶爾聽聽別人的感傷但卻如風般只吹過我的表面。現在回憶起來當時就像英惠一般成為了非人非植物的狀態。雖然如今的我還沒辦法完全理解英惠和她的行為，但我也知道不知道多少次希望能感受不到、多少次希望只有平靜安穩、希望能像植物無憂無慮的活著。

過了兩個月，我恢復了正常上課。我的爸爸人緣超好，整個學校的老師學生幾乎都認識並思念他，為此對我的同情和小心翼翼如空氣般無處不在，讓我無法承受分毫，所以我變得比以前更愛笑，讓他們覺得我沒事了，我很感謝你們……但請不要再同情我了，但我開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開心。

直到上個月爸爸的生日，我好像終於恢復了能好好悲傷的能力，看著別人在他生日時講述的想念和祝福，我偷偷地哭了一整個夜晚。我收集著網路上能找著的、關於爸爸的一切祝福、思念。讀著別人為他寫的詩，我終於能理解了。我很難過。我很想他。我不是無情，只是比別人晚能真正接受他離開的事而已。同時，我才發現在這段時間默默陪伴我的人對我而言有多重要，雖然我之前說過我不知道那段時間我的開心是否是真的，但此時此刻的我認為或許那些笑不只是為了讓旁人放心，也是來自我內心那份不希望自己永遠難過的自己。

時間流逝……時間繼續流逝……時間沒有停止流逝……時間永不停歇。這是作者敘述她（英惠的姐姐）人生的方式，被時間追趕著的、再平凡不過的平凡人，明明身體已殘破不堪、明明雙腳再也跑不動了卻還是被名為責任的鏈子往前拖拽著，不能往後退也不能往下跳。食肉者沒有活得比較輕鬆。

為什麼我沒有崩潰？其實很簡單，因為我的身上充滿責任和枷鎖，我不只是爸爸的女兒，我還是朋友、是學生、是戀人、是家人。因此我會為一條斷開的枷鎖痛苦卻也會為其他枷鎖微笑，這麼顯而易見的答案卻這麼晚發現讓人哭笑不得。

我是個非常感性且需要感情連結的人，不可能只為那些我認為應該的事而活。

其實我並不排斥由角色拼湊出來的人

生，也很享受這些拉著我的枷鎖。我只是害怕要是哪天緊追不捨的時間風化我身上的羈絆，使其慢慢斷裂，害怕逃離時間追趕時身上佔據人生面積的角色一塊塊脫落，若到那時的我還沒有「我」。會不會像英惠一樣？植物就是一種不受枷鎖和角色影響的存在。因此我無法斷言成為植物究竟是英惠的個人選擇，還是失去一切枷鎖和角色的最終型態。



何罪

公事系 代號霖

比起貫徹自身信念的殺人犯，更憎恨那些盲目正義的審判者。

一步一步敲響木頭地板，四周傳來蟬聲唧唧，背著書包的男孩踮起脚尖，才能吃力碰到把手，打開老舊木門。客廳瀰漫一股味道，不斷從鎖著的浴室門縫流出來，男孩理所當然認為爸爸像往常工作太忙，躺浴缸睡著了。

「等下就會自己出來了吧。」他心想。

男孩懂事地走去拿拖把試圖吸乾，但水越來越鮮豔，他沒有在小學美術課看見這麼奇特的顏色。所以放下了拖把，沉浸在新奇的事物，蹲在門縫前，好奇地問爸爸在做什麼，為什麼水不是透明的，然而浴

裡遲遲沒有回應，他開始不安哭鬧。

幸好，隔壁鄰居發現狀況，趕忙「開心」地打電話報警，無視了當年僅僅七歲的男孩。鳴笛聲抵達了現場，警察第一時間衝進來直播，與左鄰右舍主持一場美食節目，眼前白色餐桌的紅酒，飛快增加的按讚數與留言，是他們勝利福音。

「上班一臉死氣沉沉，我還得笑著一起工作，他知道所有同事都討厭他嗎？超好笑。」用戶 g3141c59 留言。

穿著白襯衫，綁著高馬尾的女士，走到鏡頭前說：「給不知道的觀眾介紹一下。這垃圾叫凜銀，直接在其他大老闆面前拒絕陪酒，上層要他下班去賣身致歉，結果說很忙就不做，他是什麼大人物嗎？丟了我們公司的臉，被公審只是理所當然。」

「不夠看，不夠看！怎麼沒有死前直播！」用戶 114to514 留言。

「他老婆身材、顏值和聲音，床上功夫肯定很好，可惜她不肯離婚，早死了。」住在對面公寓，以偷拍作為外快的攝影師一邊說，一邊滿臉懷念伸出手指，反覆撫摸家庭照上的女性輪廓，如願掌握肉體似的。

正當男孩努力不發出聲音，想要偷偷闖上浴室門，保護他最愛的爸爸時，警察發現獵物般轉頭看他說：「呦，誰啊，不會是這男人的孩子？」興奮地邁步靠近，鏡頭對著他說：「來自我介紹吧！小朋友。」

「我、我叫凜野。」凜野顫抖地反駁：「我爸爸不、不是你們說的那種人，不要欺負他！你們都是騙子！」

「凜野啊。」警察裂嘴狂笑地繞過凜野，用力踹男孩的父親說：「你沒聽到大家都這麼說他嗎？真可憐。」轉身令人處理屍體，眾人索然無味，便跟著離開了。

在男孩眼裡，那些大人穿著打扮再體面，也藏不住任由腐爛蟲子在血管爬行，寄生他們的肉體，鑽進男性精子，頂替女性卵子，控制他們的大腦不斷迷淫交歡，生下一群畸形生物。

浴缸鮮紅逐漸沖淨，凜野自言自語：「爸爸一直都是好人。」原本不懂家務的他，卻扛起了職責，偶爾烤焦煎蛋，把鹽巴加成糖，學會手洗衣服，即便一臉倦容，也要自己接送孩子上下學，不忍心老婆死後，少了任何照顧。

在凜野記憶中，他是跟媽媽一樣，世界上最溫柔的人。

如果審判導致無辜的人死亡，他們就該受到矯正，所以凜野最後成為醫生，盡責治好每一位患者，並將薪水捐給跟他一樣遭遇的孩子，而在閒暇之餘，刺瞎與殺死每一個蟲子，沒有比它更加正義的事情了。



碎片

生科系 筱羽

我想，我經歷過的一切一切，我的記憶、意識、個性等組合起來才能構成現在的我，小時候的倔強讓我在往後的成長過程會有比較固執的地方，但在時間的磨合下，那份固執慢慢轉化為一套有彈性的原則，我學會了傾聽不同意見後重新判斷，卻也有自己堅持的底線。然而我仍舊自我懷疑，在社會上的各種標籤中試圖尋找我自己，但那是真的我嗎？許許多多的碎片構成了我，我在砂礫中刨，迫切的想找到一個完整的自己，我想知道——我是誰？

深挖著砂礫到看不見光，重新再睜眼，起床後一陣薄霧蓋上我的意識，一如往常起身盥洗，鏡子裡的自己看起來就像散光的人看出去一樣重疊交錯，揉揉眼睛，我去上課。工業區附近難得的藍天難得的雲，微風徐徐，溫度適宜，在這裡的我跟這一切格格不入，忽略這件

事，就像平常一樣的走進九年級教室，代課老師問：「羽翎，是吳羽翎嗎？我有唸對嗎？」點點頭示意正確後，突然一陣的錯愕，即使知道是在叫我，可是一點都不平常，我思考、觀察，動了動手捏了捏臉，能動、會痛，但卻感受不到我自己，就好像遊戲裡總是第三人稱視角，突如其來的慌張，我開始無法忽略一切，回想著起床後的所有細節，那是我，但真的是我嗎？包含現在在思考的這個意識這個聲音，這會是我嗎？好窒息、好無力。我是誰？

夜深了，所有外界的聲音都消失了，不得不好好聽聽自己的聲音，「我是誰？」、「這是我嗎？」、「這才是我嗎？」好多的疑問在腦海裡浮現，我知道我的名字、生日，有關於我的一切資訊，但是不只我知道，腦海裡的所有聲音來源都知道，我開始惶恐、焦躁，因為要是我分不出來哪

最終旅程規劃

生科系 T

個聲音才是自己，那麼我就要消失了，而且不會有人發現，每個聲音都知道我一切、我的個性，如果我分不出來，那麼那唯一一張生命的交椅就要換個「我」坐了，那是堪比死亡的恐懼，死亡跟消失一樣就結束了，而死亡會有人記得，消失只是單純地，就像是不曾存在，所以我不停歇地問「我是誰？」

夜晚褪去，一道日光刺進眼簾，我從臺東大學的宿舍醒來，寫下這些文字，我依然沒有一個答案，也不會有完整的自我介紹，那是因為不管怎麼說怎麼寫，那都不會是真的我，如果想知道我，那就來認識我，親自感受我，我會以最直覺真誠的方式對待你，此時此刻的我就是最真實的我，分不清我是誰的我、身為學生的我、成年的我、年幼的我……這些，都是我。

如果現在正坐在一輛單程票的火車上，窗外風景的流逝不再快速而朦朧，列車即將抵達最後的終點站，在越過車門的那刻，我會想起誰呢？

當老師在課堂上提出在「生命最後的三通電話」時，本來還沉浸在睡意裡的我突然清醒過來。

生活將人不斷往死亡的上坡路上推去，卻從來沒有告訴我們站在懸崖最頂端時，要以什麼樣的姿勢跳下去，我希望當那一天到來時，我能像結束一段愉快的旅遊一樣，心甘情願地說出：「真開心啊」。

所以三通電話對我而言，是對於人生最後的跑馬燈。

帶入一下情境，正值青春年華的我卻要提早與父母說再見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多麼敗壞道德的行為。

於是，第一通電話，我想我會打給我的爸爸。

至於為什麼不是打給媽媽呢？因為她的手機時常關靜音，在忙碌工作後便會早早休息，要是沒接到女兒的最後一通電話，如她那樣感性的人，大概會因為這種事而自責一輩子，每每想到自己的女兒，全部的記憶卻只剩下那通未接來電了。

還是打給爸爸吧，雖然媽媽總說不要嫁一個像你爸爸一樣的人，雖然爸爸並沒有像媽媽一樣半夜三點便去市場勞苦工作，但我認為他依舊是個好爸爸，包辦一切家務，孩子們所見即所得，他是個隨性的人，但他愛著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們。

在電話接通後，或許我會笑著與他們告別，再見，再也不見。

或許我會哭著與他們道歉，對不起，最後一次。

但到結尾，我還是會微笑開口，謝謝。

第二通電話，我想我會打給那個十年好友，我們在國小相識，或是說——我與他的媽媽相識，說來好笑，我對他的第一印象竟然是他來我家借廁所，一句話都沒有說到，但這樣的荒謬卻讓我一直記到了現在。

說來慚愧，但我們友誼的延續大概全靠彼此母親的良好交情。

對於小朋友來說（尤其是沒有手機的小朋友），一段友情的終結往往不是爭吵，而是換一個補習班、升上新的年級，有甚者更是交換一次座位便沖淡原本交好的關係。

但一旦涉及成大人就不一樣了，他們甚至會反過來督促兩個孩子之間的友情，不過我很慶幸，慶幸著依舊能與他隨意的談天說地，約出來吃飯也只是幾句訊息的隨手事而已，慶幸著當我回過頭時，他還站在那裡。

接起電話時，我幾乎能想像到他那略帶無奈的語氣，我們會像平常一樣聊些沒頭沒尾的話題，抱怨著生活的不公，傾訴著最近的爛事，再用玩笑的方式帶過自己即將到來的終點，最後的沉默過後，一起笑著道別。

再見。

來到最後一通電話，說實話，我的自我感動到第三通電話時突然戛然而止，家人感謝了，朋友道別了，然後呢？說到底，我也只是個剛上大一的普通人啊，哪有這麼多人想讓我發自內心的感謝並珍重告別呢？

就在我打算放棄思考時，一個人的身影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是了，那個我依舊想不明白，也沒有時間再讓我去探究的——

她。

並不是她對我做了什麼事，反之亦然，我們只是普通的在高一時相遇，交朋友的黃金關鍵期，我就這麼完美的錯過。普通的成為了好朋友，我們下課一起聊天，中午一起去買飯，晚上一起去補習班，做一些普通的，與好朋友會做的那些事情。

但有些事不一樣了，我不一樣了。

我們有時會如同損友一般互相吐槽，有時又會真心的祝福與相互打氣，而在一陣大笑後的短暫沉默裡，當我注視著她時，注視著那雙被太陽光線折射成琉璃的眼睛，胸口總會泛起麻癢的疼。

在這之前，我也有許多要好的女性朋友，可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她」能讓我如此糾結的情緒。

為什麼呢？明明都有鼻子嘴巴，明明都能聊天打鬧，明明都……

可為什麼，妳就是不一樣呢？

但等到我終於真正的開始正視這種冥冥之中的情感時，鳳凰花卻已經開了一半，我已經沒有時間，或是說，我已經沒有辦法鼓起勇氣，詢問將會與我越來越遠的妳。

如果捅破窗戶紙的結果是迎來毀滅，那我希望畢業的句點就是我們最美好的結局。

畢業的前幾天，我拿起鉤針與毛線，將自己無法開口的聲音勾成一片片的花瓣，那是一朵黃色的泰國玫瑰，大的能遮住妳的笑顏，大的能遮住我的眼淚。

畢業快樂，祝妳快樂，祝我快樂。

接起電話時，妳大概會困惑的問我為什麼打給妳，而我依舊會笑著說沒什麼，我們還是會和以前一樣，我打趣妳在苗栗偏僻得很，妳打趣我在臺東不也一樣不方便。我們依舊會和普通朋友一樣，普通的說著再見。

三通電話結束後，列車終將會響起終點站的離別音樂，但到那時候，相信我已經能毫不猶豫的跨過與月台之間的縫隙，畫下最後的休止線。

謝謝，再見。



當顏色住進心裡的那天

美產系 張好婷

據說，在這個魔法世界裡，情緒是一個有型的存在，它們會化作的顏料小精靈，流動在人們的身邊。黃色代表快樂；藍色代表悲傷；紅色代表憤怒；黑色代表不安。

而當一個人真正學會理解所有情緒時，白色便會誕生。所以，白色在這個世界不是天生存在的顏色，而是一種「接納」的象徵。

在這個世界裡，作品不只是作品，只要畫師擁有足夠的魔力，畫裡的东西甚至可能真正誕生。有人畫出會飛的鳥；有人畫出一整片森林。甚至有畫師在乾旱時，畫出真正流動的河流。因此，人們總說：「畫師畫出的，其實是自己的心。」

小鎮角落的一間小畫室裡，住著一位身體透明的年輕畫師——筱彩。和其他人不同，他的身體幾乎完全透明。因為透明，代表尚未真正「覺醒」，尚未真正認識自己。

每當畫師使用一種顏色，身體便會慢慢染上那個色彩。黃色會化作溫暖的金色光點；藍色像水波般浮現在皮膚上；紅色則如火焰，在體內燃燒。而黑色，會像影子一樣，安靜附著在所有顏色底下。那些顏色不是裝飾，是情緒留下的痕跡。

筱彩從小的興趣是畫畫。他喜歡一個人待在畫室，從白天到深夜，跟畫室裡的顏料小精靈們一起創作出能感動人心的作品。

每當夜色漸深，顏料精靈便會從畫盤中緩緩甦醒。第一個跳出來的，永遠是充滿活力的黃色——筱黃。

「今天也畫的開心一點吧！」

她像顆小太陽，在畫布上滾來滾去，所到之處都留下亮眼的黃。筱黃愛笑，討厭悲傷。她始終相信，所有事情都能用正向積極的笑容面對。

藍色安靜地靠在畫布旁。她總用眼淚作畫。藍色的顏料像雨水般緩緩落下，在畫布上輕輕暈開。雖然帶著淡淡的悲傷，卻總能畫出遼闊的海與晴朗的天空。創造出寧靜、溫柔，甚至帶著一點自由感的作品。彷彿有些情緒，即使藏著眼淚，也依然能化為美麗動人的風景。

「難過也沒關係。」筱藍輕聲地說：「情緒本來就會像雨一樣落下來。」

至於紅色，則完全不同。

砰！

它總會直接從身上扯下一塊顏色，狠狠砸向畫布。

「創作本來就該豪邁一點！」

鮮紅的顏料在畫面上炸開，像火焰一樣猛烈而耀眼。

黑灰色則像畫室裡的指揮者。比起揮灑顏色，它更習慣站在一旁思考。它總會注意到別人沒發現的小地方。哪裡的光太亮了，哪裡的陰影不夠深，哪裡的顏色，好像快要失去平衡。黑灰色的心思很細膩。也因為總是想太多，比其他顏色更容易感到焦躁不安。它極度害怕畫面出錯。害怕作品不夠完整。害怕大家努力很久，最後卻留下遺憾。所以它總會忍不住小聲提醒：「這裡是不是還能再調整一下？」「如果再修改一點，也許會更好。」有時候，黑灰色會替角色補上一點陰影。讓原本平面的畫面開始擁有立體感。它會用淡淡的灰色柔化太刺眼的顏色，讓所有情緒，能更自然地待在一起。奇怪的是。只要黑灰色輕輕補上幾筆，整張畫便會突然穩定下來。

天空開始有了深度，人物也像真正活了過來。一開始，大家其實很喜歡黑灰色。因為有它在，作品總會變得更加完整。可是慢慢地，大家開始覺得累了。

因為黑灰色總是有好多擔心，明明已經很好看的畫，它卻還是會停下來思考很久。黃色忍不住抱怨：「這樣明明就很好了啊！」

紅色也不耐煩地說：「你真的想太多了！」

就連筱彩，也開始漸漸害怕黑灰色靠近畫布。因為只要他一開口，大家就得停下來修改。原本自由快樂的創作，也開始變得小心翼翼。可是黑灰色並不是故意想掃興，它只是太害怕。害怕畫面失去平衡；害怕大家的努力白費；害怕如果自己沒有發現那些問題，作品就會留下缺陷。

但久而久之，那些細膩與不安，也漸漸變成大家眼中的麻煩。

直到某一天。筱彩終於忍不住大喊：「夠了！不要再改了！」

畫室瞬間安靜了下來。

黃色收起笑容愣在半空中。

藍色縮起了身體。

就連紅色，也第一次沒有接話。

主角喘著氣：「我們已經很努力了……」

、「你為什麼永遠都覺得還不夠好？」

黑灰色愣在原地，低下頭，沉默許久，輕聲說到：「我只是……希望作品能更完整。」

可是這一次。

已經沒有人願意再聽了。

那天晚上，筱彩把黑灰色的顏料、畫筆，還有那些用來修補陰影的炭筆，全都收進了一個舊木盒裡。

喀啦。

鎖扣闔上的聲音，在寧靜的畫室裡顯得格外刺耳。

「從今天開始。」

「你不要再參與創作了，你想太多，意見也好多，真讓人頭疼！」

黑灰色沒有反抗，只是安安靜靜地待在黑

暗裡，像大家合力藏起來的不安一樣。一開始。

沒有黑灰色後，創作真的變輕鬆許多。黃色重新在畫布上恣意滾滾來滾去。

紅色豪邁地把顏料甩得到處都是。

藍色也久違地盡情釋放眼淚畫出了大片晴朗的天空。

大家終於不用反覆修改，不用停下來思考，更不用再聽見那句：「是不是還能更好？」

筱彩第一次覺得，原來創作也可以這麼輕鬆。畫筆落下的速度變快了，一張又一張作品，很快便能完成。

畫室裡重新充滿笑聲，黃色得意地轉了一圈：「你看吧！少了黑灰色之後，果然好多了！」紅色也大笑著。「早就該這樣了！畫畫本來就不該想那麼多！」

就連筱彩，也開始慢慢相信，也許那些不安、猶豫，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

可是慢慢地，奇怪事情開始發生：那些畫依然鮮豔，依然熱鬧，卻讓人覺得少了什麼。

天空雖然很藍，卻輕得像隨時會消失；陽光雖然耀眼，卻刺眼得讓人無法久看；整個畫面好像變得空空的，失去從前的自然，本應該有的生命力。

沒有黑灰色之後，畫面失去了陰影，也失去了深度。所有顏色都拼命想變得更顯眼，卻再也沒有人指揮他們分寸。那些原本鮮明的情緒，漸漸混亂地纏在一起。而筱彩也發現，自己雖然畫得越來越快，卻已經很久沒有真正喜歡過自己的作品了。

直到某一天，他站在畫布前，忽然愣住。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己透明的身體上，竟慢慢浮現出灰黑色的痕跡。那些顏色從肩膀蔓延出來，像霧一樣纏住胸口。

筱彩慌張地想把它擦掉。可是越擦，那些灰黑色卻擴散得越快。他開始莫名地感到煩躁、失眠，開始對所有作品都提不起勁。

明明畫室依舊熱鬧，他卻覺得胸口越來越沉。

直到深夜，筱彩獨自站在一幅剛完成的畫前。

那幅畫明明擁有最鮮豔的顏色，最耀眼的陽光，最燦爛的笑容，可不知道為什麼，他卻再也感受不到，當初畫下它時的快樂。也是在那時候，筱彩終於明白——原來黑灰色從來沒有真正消失。

那些被關起來的不安、害怕與難過，只是一直被壓在心底。現在，他們正慢慢從裂縫裡重新滲出來。

原來黑灰色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那些被他硬生生鎖起來的不安、害怕與難過，其實一直都待在心裡。只是越假裝看不見，他們就會變得越沉重。

筱彩低下頭，胸口那些蔓延開來的灰黑色，像潮水一樣慢慢晃動著。他忽然想起黑灰色總是小聲說的那些話：「是不是還

能再調整一下？」、「如果再修改一點，也許會更好。」以前的筱彩，只覺得那些話很煩，可現在回頭看，黑灰色從來不是想破壞作品，他只是太害怕，害怕失敗，害怕遺憾，害怕大家的努力最後白費。

而那些情緒，其實自己也有，只是他從來不敢承認，畫室安靜了很久。最後，筱彩慢慢走向那個被塵灰覆蓋的舊木盒。

喀啦。

鎖扣被輕輕打開。

黑灰色安靜地待在裡面。

沒有生氣，也沒有責怪任何人。

只是比以前更加黯淡了。

筱彩看著它，小聲地說：「對不起。我不是討厭你。我只是……太害怕那些不安、不願接受那些負面情緒。」

黑灰色愣了下，片刻，它才輕輕抬起頭：

「其實……我也很害怕。」

這是第一次，筱彩沒有急著把那些情緒推開。而是安靜地坐了下來，靠在黑灰色身邊。黃色也輕輕靠了過來，藍色安靜地坐在一旁，紅色，難得沒有大吵大鬧。

大家沉默了很久。

最後，黃色小聲地說：「對不起……我只是覺得，一直修改真的很累。」

紅色也別過頭，小聲嘟囔：「我也不是討厭你啦……只是你每次一開口，氣氛就變得很沉重。」

黑灰色低著頭：「對不起，我只是太害怕……不夠完美。」

那一刻，筱彩忽然明白，原來大家都沒有錯，就像每個情緒一樣，沒有好壞之分，都有存在的意義。

黃色想守住快樂。

藍色想接住悲傷。

紅色想勇敢表達情緒。

黑灰色，只是拼命地想保護每份努力。

他們從來不是彼此的敵人。

只是一直沒有人願意，好好傾聽彼此心裡
的聲音。

夜幕降臨，筱彩重新拿起畫筆，這一次，
黑灰色沒有再急著想要修改作品，黃色也不再
一味地認為只有微笑才是讓事情變好的王道；
紅色學著放慢力道，

稍稍收斂豪邁的性格；藍色則輕輕替畫面
留出呼吸的空間。

他們第一次，真正一起互相合作、理解彼
此、好好溝通，完成一幅作品。

黑灰色替黃昏補上柔軟的陰影；黃色在天
空灑下溫暖的光；藍色讓海面安靜地流動；紅
色則替晚霞添上炙熱的生命力。

忽然，在最後一筆落下時，一道從未出現
過的顏色，在畫布中央慢慢亮了起來。

那不是黃色的光，也不是任何一種單獨存
在的顏色。

而是種溫柔、乾淨，包容所有色彩的白。

白色像霧一樣，輕輕流進整幅畫裡。她
沒有覆蓋任何顏色，而是溫柔地擁抱了他
們。

原本太過刺眼的黃色，開始變得柔和溫
暖；藍色不再只有悲傷，像雨後清澈的天
空；紅色也不再那麼躁動，像夕陽一樣，
溫暖地燃燒著。

就連黑灰色，也第一次不再那麼沉重。
那些深黑色的陰影，被白色輕輕揉開，變
成了柔軟而安靜的灰。

像夜晚。

像月光。

像終於能安心呼吸的心臟。

筱彩低下頭時，才發現自己原本透明的
身體，正慢慢浮現出各種不同的顏色。

黃色的光點停留在肩膀；藍色像水流一
樣流過胸口；紅色在指尖微微燃燒；灰黑
色則安靜地沉在最底下。

白色，像光一樣，輕輕將所有顏色串連

在一起。那些顏色不再互相搶風頭，也不再掩蓋彼此。他們像色相環一樣，安靜而完整地存在於筱彩的身體裡。

那一刻，筱彩終於真正「覺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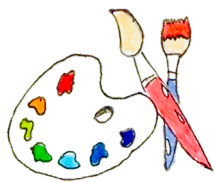
他終於明白——

真正完整的人，不是永遠快樂的人。

而是即使擁有悲傷、不安與害怕，也願意溫柔接住每一種情緒的人。

因為人生從不只有耀眼的光。那些黑夜、陰影與低潮，也同樣是生命的一部分。

正因有陰影存在，光才會顯得更加溫暖。而真正成熟的心，不是消滅黑暗。而是學會在黑暗裡，依然擁抱自己所有的顏色。



這才不是甚麼冒險遊戲

英美所 陌寞

人生啊，就像一場冒險遊戲，當你覺得快要攻頂了，天外總會飛來一顆巨大的石頭，砸在你的面前，慢慢接近你，慢慢滾落，再把你輾成麵團，和進蟲蟻雜生的土壤裡。

我總覺得自己是個極限玩家，一開始沒有含金湯匙出生，父親早八晚五的工作後，還須照顧年邁中風的爺爺。或許是想在家庭的禁錮中，尋找一個美妙的伊甸園，於是開始信任了蛇，跌入了黃湯，幾乎每晚都醉醺醺的，將爺爺搬到輪椅上，再推到客廳哄吃飯、看電視。

八點檔荒謬的劇情、母親幽幽發洩不甘的情緒、父親的沉默寡語和總是緊皺的眉頭，編織成一首每天必播的金屬樂，在我耳畔環繞，迫使我把自己監禁在黑暗的房

間，僅留一盞微弱的燈光，時而緊抱雙腿，時而用雙手蓋住耳朵，在心中不斷默念與祈禱，時間能以兩倍速流過。

父母親的甘苦，我是知道的。

於是，我把自己埋首於書堆裡，因為母親曾說過，我們是貧窮人家，要認真讀書，才能報答對我們好的人，包括父親。

我躲在黑暗的房間內，自願努力爬上成長的山，沿途路過國小、國中。在過程中，父親兩次因工傷意外的身體被炙熱的火舌吻上，手臂與背部長出了一朵朵紅玫瑰，和護士姐姐的白色制服形成強烈的對比。父親住院的消息，成了好幾百萬根的刺，朝著正在登山的我飛來，我努力的閃躲，不落下任何一滴眼淚。

「我才不要住院，我還有爸爸要照顧，我還要照顧小孩」，父親醒來的第一句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我飛來，血肉頓時綻開，噴濺到黑色的牆上。

原來人啊，當肩上擔負名為家庭，如此沉

重的責任時，會變成一個大傻瓜，對於自己的存在，是完全沒有任何意識的。

記憶中，和父親出遊的日子，用十隻手指頭來數，都嫌太多。周末早上出遠門，也只有到外公、外婆家寒暄，正當陽光正好撒下樹叢，把後腦杓曬得暖呼呼的，我們就得匆匆的離開他方，回到所謂的家，餵爺爺吃飯。

外公每次面帶善意的挽留，是我在爬山時的紀念品。

為了照顧爺爺，父親犧牲了他的一生，還有我們。

曾經，我們也有離開家裡，過上一家四口生活的夢想。但注定不會有的生活，就算強求，得到的也只有被雨水嘲笑，而濕了一身的顫抖。

習慣悲慘，本是為了讓自己比較好過，但命運卻從看不慣我們習慣任何事。我想，屋漏偏逢連夜雨就是這麼解讀的吧……。

日子，我原以為就如此狼狽了，但當偏偏快踏上山頂時，天外又掉落一顆巨石在前方，阻擋全部的視線。

高二下，耳邊無時無刻都是筆觸摩擦白紙的倉促聲，每天都像在沙漏般倒數的日子裡，父親的生命也進入了倒數階段。

肝臟有兩處陰影，是腫瘤造成的。

而我們生活的陰影，是甚麼造成的？

肝癌晚期，存活率最長五年，最短撐不過半年。我蜷縮在房間的角落，身體一點、一點的被黑暗吞噬，徒留手機螢幕些微的黃光，映照一雙紅腫的雙眼。

我待在原地苦笑，看著腦袋瓜裡投影的畫面，在一地紅毯上，我勾著父親的手，一同緩緩走向遠方那模糊的臉龐。

父親的側臉，有著山丘的稜線。潺潺河水流過凹入的眼窩、豐潤的臉頰與可愛的小兔唇。一雙往上翹的睫毛，幻化成幾株青嫩的小草，在陽光的照射下，讓人有悉心呵護的渴望。

好久沒看見父親的微笑了。印象中，父親

總是無怨言的照顧爺爺，半夜兩點幫爺爺換好尿布，才能睡上一覺。隔天早上六點，便睡眼惺忪的開啟鐵門，從門外透進的陽光，時刻提醒他照顧爺爺的責任。

父親雙眉間的距離，就和他的心房一樣緊閉，如何也找不到空隙，找不著一點蛛絲馬跡，去了解，去親近。

無論母親怎麼幫父親吐露心聲，爺爺、奶奶幫叔叔出錢買一輛新車，幫姑姑繳頭期款買房子，爸爸卻只有一間不屬於自己的租屋，他卻得擔起照顧爺爺的重責大任，諸如此類不公平的事件陸續發生，父親總是落於下風，但他卻仍事不關己的坐在咖啡色的木製椅上，看著一再重播的狗血劇，重複履行自己的責任。

母親尖銳的語言，攻不破父親堅硬的防禦衣。父親在半夜與清晨的孤獨時光，也曾流過淚嗎？他不會累嗎？那些不曾向旁人訴說的辛酸，到底跑哪去了？

我好害怕父親突然離開，於是留在家鄉就讀大學。反正在哪裡讀都一樣，重點是自己願不願意學。我在心底許了一個小小的願望，要成為父親的翅膀，而非父親的負擔。我要稱霸系上，在畢業典禮上台領獎，讓父親感到驕傲。

大學四年，一直走跳打拼，擔任系學會幹部、社團幹部、英語營總召，在前五名間來回，時間日夜流過。父親很幸運的，因為戒酒、戒菸，並配合醫生穩定的治療，兩年內腫瘤便全都消失了。而那顆不請自來的巨石，就像海市蜃樓般，越往前山頂上靠，就看似離得更遠一些。

每天，我用雙腳持續踩碎水窪裡的藍天白雲，把陽光都拋在後頭，就這麼走著。

走著，走著，等到習慣了共存，痛並快樂著，就慢慢分不清究竟該害怕或是該期待石頭消失的那一天。

大四那年的四月，石頭卻突然以閃電之姿

滾落，恐懼便伸出鮮紅的舌頭，大口大口的吞噬期待，直到石頭接近，直到石頭輾過全身，黑紅色的簾幕落下。

山頂會是怎樣的風景？不重要了。

兩個月就是我的畢業典禮了……。可沒有人見證的成功，就像沒有糖的甜甜圈，沒有人會在乎。

近幾個月，父親身體逐漸變得像隻虛弱的蒼衣蟲，就算是大太陽日子裡，也喜歡穿上綠色羽絨外套，把自己包得緊緊的，像是在冬眠似的，除了照顧爺爺吃飯之外，其餘的時間都蜷縮在厚重的棉被裡度過。

「姊，爸爸請你幫忙照顧，我現在抱爸爸，爸爸會掉下來」，父親終於撐不下去，在母親的勸說下，二十多年來沉重的枷鎖，終於在一封訊息中，找到了合適的鑰匙，鬆綁，解脫。

但離開身體苦難的唯一方法，卻是讓血壓不斷下降，一路下降至零，才能達成。

父親離世的那晚，石頭滾落，輾過，血把我周遭的一切都染得腥紅。

雜著暗紅色的露水，從草尖滴落到塵土；一隻粉蝶從樹叢間隙飛過，抖落幾朵紅花；老鷹在天空劃出一道長長的傷口，如針般的雨接連落下；青蛙在不遠處演奏噴吶，蜻蜓隨節奏飛上飛下，激起些許漣漪。

沒有病痛，沒有責任，可以享福，去環遊世界了。

父親最後因為食道靜脈瘤破裂，加上黏膜太脆弱，所導致失血過多，便從此成了冰冷的屍體。

據說人離世後，聽覺會是最後一個消失的功能。為了能讓父親走得放心，並讓他的最後一天沒有遺憾，我和母親竭盡全力的對父親說：「你很棒，真的很努力，很負責，也請你別擔心，我們都會照顧好自己，不必牽掛。」

依稀記得那晚，姑姑的哭聲混和母親堅毅的告白，刺穿我的胸膛，但我仍有個重大的使

命，那就是不能哭。

幾個月前，母親和父親因為爺爺的問題，而有了爭執。母親擔心父親的身體越來越虛弱，於是嘗試跟父親討論解決辦法，考慮要不要請姑姑幫忙顧，或是找一天大家討論。但父親卻將母親的建言都拋在腦後，毅然地表示身體還可以負荷，不用麻煩到別人。

看似瀟灑的一句話，卻將母親心中的結又綁得更緊。

「你不想麻煩你大姊，你要自己照顧，那我跟小孩怎麼辦？如果你不在了，我們怎麼辦？」母親略帶譴責的話語，使原本在床上滑手機的我，想起了從不敢想像的未來，而開始無聲的啜泣，空氣瞬間凝結成冰。

我以為我們三個會抱在一起哭的，可父親卻只用堅定但又帶點無奈的語氣，對我說了三個字：「不要哭！」

至今，我仍無法理解父親的想法，但在前往殯儀館的救護車上，閉上眼，彷彿還能看見，五歲的我，抱著身穿綠色羽絨外套的父親，把頭埋進溫暖的外套裡聞著父親的味道，並不時在父親的懷裡磨蹭撒嬌。

爸爸，我很棒吧？我很聽你的話，我沒有哭哦！

我如此地自信，可當到了神主牌面前，姑婆說：「你是女兒，跪下！」，我知道，我便從此乾涸在那顆石頭滾過的地方，哪兒都去不了。

爸爸，為什麼您連生病了，都還要這麼貼心，不拖累我們，不給我們一個好好孝順你的機會？對不起，身為女兒的我，還沒來得及長大，沒能帶你搬出去住，帶你出去玩，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所有怨悔的淚水，被風乾後，能否幻化成一封未完成的情書，捎去陪您到極樂世界，讓您慢慢回味？

原來，我才不是甚麼極限玩家，這才不是甚麼冒險遊戲，這只是人生。

海浪來回沖刷著沙灘，貝殼載浮載沉，跟隨海水啟程，遠航他方，新的島嶼。

爸爸，沒有您的日子，我在這裡，還是會繼續過下去的。

但您知道嗎？偶爾微風拂面吹來的時候，我還是在想念，好想念您……。



菱

特教系
凜言

我想用雛菊遮本相

想用百合來傳達所思

說什麼才會讓你感覺獨一？

我找了一朵玫瑰，聊了徹夜

喜的是與妳相遇弄梅

歡悅是見妳如笑靨花

妳朝我走來，小蒼蘭襯托妳的髮

妳想用菖蒲敘情深

發覺茉莉花是願妳知

現實裡何時妳不願續孤身？

我望著那迷迭香，魂魄不在

愛上牽牛花繫景情

妳向銀蓮花訴無常

時錯不見月，捧滿天星等妳走來

將翠菊輕撚作跟從

會不會見紫藤依附此

是何時不覺我心裡不荒蕪？

何時我見蒲公英，竟有我心

種一朵向日葵訴我愛

模糊間麥桿菊訴善良

樣貌惹相思，望天堂鳥伴我長夜

算啦！我只能遮掩地描寫愛妳

我拾起白油桐，希冀妳靠近

我送妳向日葵，期許妳看見

那無端的深紅，其實是我精心準備的薔薇

但我不想讓它落於聖誕

畢竟

我不喜歡曇花，我喜歡的是梔子飄香

從頭是我的白玫瑰，從尾是我的硃砂痣

而我深知，這滿園的花語，皆以妳為序章

定型

教育系沫紫嫣

一個情字重重按下
落筆，墨成

起於一抹黑字落於宣紙
如同初始的過往純粹的坦然

後字跡暈開

慢慢的 情感擴散

字跡漸乾似乎有了邊界

即將清晰的剎那

回憶逐漸定型視線卻模糊了

日子不停地翻動

時間在紙上灑下了一絲黃

歲月裡，留下了一點朦朧的註腳

字還被禁錮於紙上
回憶還停滯在心裡

紙我還妥帖地留著 捨不得丟
當泛黃在紙上蔓延
我卻將自己 定格於那時



性本惡，非惡

教育系 思瑀

人生而性惡，亦非惡。

欺也，避也，攻也，盜也，瞞也，是為惡也。幼時，懼母怒之，父鞭之，而欺也。少時，恐事臨頭，故避也。及長，畏人凌之，故攻也。及壯，憚無分，使人辱之，而盜也。老時，怯責降之，而瞞也。

性惡，生於惡。

惡何出？出自心。心何惡？惡於衛。

懼、恐、畏、憚、怯，為心之懦，心為自保，乃出欺、避、攻、盜、瞞，是以為己，而不知其行惡也。

非逞惡，應改惡，孰能改？知惡之源，自源

改之，其惡皆出幼、少、長、壯、老，俗事亂心，心才漸出惡，故知惡非人本，性之惡，為世所染。

改惡，必改其心，其心正，何來惡。

改心，必改其身，身正，則無負言；身正，則無欺、凌、辱、禍加之於其身，身正言正，則人焉需生惡心，行惡行？

若世事皆善，無惡言，亦無惡行，則心非出惡，取之為善，世善，則無心惡。

性本善，混於世，非人心，性本仁，惡為道，非人性。

故知性本仁也，惡生於世，非生於人。

人間一折

華語系 尤彥淳

戲班的清晨木地板吸飽露水，混合著汗與藥油的味道。

和往常一樣，我站在院前吊嗓。一道氣音自丹田拉起，細細長長地繞過屋樑。在那一瞬，我能感受到那聲音不屬於我，太柔、太細，像從某個深不見底的寒窯裡鑽出來的，乾澀而悽楚。我愣了一下，氣息亂了。還未等我反應過來，師父的藤條立刻落在腿邊。「再來。」我低頭應了聲，重新提氣。戲班裡的人都說我生來有副好嗓子。可我知道，從來不是靠天分就行。還有疼，我雖是男兒身但行當卻是旦角，聲音本就低，每次吊嗓都如同把喉嚨撕扯開來，口腔裡常漫著腥味。可唯有熬過這些疼，才能換來那動人心弦的好嗓子。

從十歲進戲班起，每當練功完我就會躲到

後院吃糖。麥芽糖黏牙，甜得發膩，師父不允許我多吃，會壞了嗓子，但糖能壓住喉嚨裡火燒似的疼，讓我感受不到噁心的腥味。常有同門笑我，不知道愛護自己，嗓子疼也不休息，但我也明白，為什麼嗓子已經沙啞還是不願放過自己。後來，戲演多了才知道，人這輩子有些東西也是如此。明知會疼，卻還是捨不得放下。

十六歲那年，班主任說《薛平貴與王寶釧》要重排上演，由我擔任王寶釧。整個戲班都安靜了，我整個人也愣在原地。這齣戲從我進戲班起，它彷彿就是一個不可觸碰的東西。曾有人說太重，也有人說，故事太苦執念太深，容易把自己唱進去。我看著班主，沒有多說一句，只是走到角落那口戲箱，從深處取出一塊舊布。微微泛黃，上頭的字紅的刺眼。師父說：「這是戲班的老物件，這字是用硃砂寫，

好好收著，演出〈血書〉一折才能拿出來，切記，戲要唱的真，但不要唱的深。」

他把布遞給我。那時我沒明白他的意思，只覺得接過時指尖微微發燙著，看似輕飄飄的一塊布，拿起來卻十分沉重。

直到第一次上台。鑼鼓響起，燈光亮起。我扮起王寶釧身穿青衣走上戲台。唱到〈血書〉那折時，胸口忽然一陣發悶。在讀本時我一直不解為何王寶釧要浪費大好青春在一場漫長且未知的等待裡。但現在我突然就能理解，當青絲染上白霜；等待變成執念，等的就不單單是一個人，更是在等一個答案。那一瞬間，我忽然覺得自己不是在演。而是真的在等。等一個不知道是否會回來的人。

戲唱完後，我病了整整三天。高烧不退，夢裡總有風聲呼嘯，黃沙漫天，破舊的寒窯立

在荒野裡，有人坐在裡頭，低著頭縫補衣裳，低聲啜泣著。我看不清她的臉。卻覺得十分熟悉。

後來每唱一次《薛平貴與王寶釧》，夢境便清晰一分。漸漸的，我聽清了她說的話，看清了她的臉。再後來我開始分不清那究竟是她的記憶，還是我的人生。戲班裡的人都說我唱得越來越好。我卻開心不起來，因為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唱得好。是有人正透過我的喉嚨，把她一生的苦唱了出來，控制著我一次次在台上落淚。

十八歲那年，迎來戲班的公演，班主要求我們唱完全本《薛平貴與王寶釧》。我很不安，這兩年來，每逢演出這齣戲，我的體力就弱了幾分，從一開始的發燒，到後來咳出血絲，甚至最近我開始站不穩，但很奇妙的是，只要我妝一上片子一貼，

身體就精神了起來，沒有酸痛，手腳也有力量了，但這種種難以說明的情況，並無法安慰我自己，反而加劇了我內心的惶恐。一齣戲演畢，沒有刪減，沒有缺折，從寒窯到團圓，像真正活完了一生。卸妝時，忽然有些恍惚。從小我就被說男身女相，我望著鏡中的自己，眼尾旁的那顆痣是如此的熟悉，是夢裡的女人，我似乎長的與她越發相似，霎那間雞皮疙瘩豎起，恐懼蔓延，我究竟是誰？

夜裡，我獨自坐在後院，從袖口拿出一顆麥芽糖。回憶起了初次進入戲班，練功、吊嗓、跑圓場，結束後就到後院吃顆糖，雖累雖苦，但很甜。我將糖放進嘴裡，很甜。和許多年前一樣。只是這一次，那甜味多了一絲說不出的酸楚。或許十九歲的我會迎來真正的甜蜜吧。

十九歲生辰那日，下了今年第一場雪，我

做了一個很長的夢，夢裡沒有戲台，沒有鑼鼓聲，內桌上只有麥芽糖，少了油彩，我向窗外看去，只有漫天白雪。仔細一看遠處有人朝我走來。一步。又一步。風停了。雪也停了。那人伸出手。輕聲對我說：「謝謝你。」

次日清晨，師兄像往常一樣，煎好藥，他敲了敲門，沒人回應他也沒多想，之前演完這齣戲都要睡上一整天才能緩過來，何況這次演完了整本，他輕聲推開門，只看見床上安靜沉睡的少年，像只是累極了睡著。可湊近一探，早無氣息。師兄轉身看向門外，雪地裡有馬蹄印。淺淺的延伸到遠方。他輕聲說：

「走好。」

多年後，戲班的紅漆木門早已斑駁，但那道細長的唱腔似乎還繞著屋樑。那齣《薛

平貴與王寶釧》被封在沉重的戲箱底層，成了戲班裡一個不能輕易觸碰的傳說。師兄緩步走到角落那口沉睡多年的戲箱前，指尖滑過粗糙的木紋，緩緩掀開。

戲箱裡鋪著防蟲的樟腦。他拿起那件王寶釧的那件青衣，指腹摩挲著袖口。忽然，一塊泛黃的布片從袖底暗處飄落。他將信撿起後，發現原本僵硬的綢布變得柔軟如新，本該鮮紅的字變成了褐色，如同乾涸的血漬，布上內容也有了改變，變成了：

「前世因，今世還。唱一曲，還一緣；曲一終，債兩清。」

門外清風拂過，不再有戲腔，只有雪落的聲音。

下一次，再去海邊

華語系 被遺忘的小朋友

「下一次，再去海邊」，長輩夜深的低語已經篆刻於我的心尖。

天色漸漸亮起，家一旁的雞舍，聽說我們親戚的。太陽先生似乎很喜悅也伴著這群「咕咕」1 演出一套早晨的交響樂序曲，慢慢從家旁邊遼闊的太平洋升起。母親雖然溫柔卻擁有一副好嗓子，她的聲響直達三樓我的睡夢中叫我下樓吃早餐，這時間點一家人都起床了，我還在睡眼惺忪打著呵欠。回到部落裡的好處——可以有著健康的身體「早睡早起，調整不良的作息」，每次時鐘一到晚上八點附近的家戶們就已熄燈了。

我品嚐著餐桌上海饌贈的美味佳餚，整個人還顯現半開機狀態，母親馬上說：「等等一下，你載我去下面的海，我們去抓午餐要吃的東西。」這話語來得突如其來，我的身體馬上強迫完全開機，似乎自己也沒有婉拒的理由只好戰戰兢兢用急速、確定的口氣回覆：「hai-」²我當下狼吞虎嚥地掃光桌上的早餐，差點兒忘掉魚湯、地瓜葉、海菜的味道。

一會兒，母親已著裝準備「牛仔長褲、可以遮陽的頭巾、農會一元塑膠袋、台式經典的藍白拖鞋、防曬外套」；我只穿著一件短袖T恤、短褲、拖鞋，幸好我的車箱裡放著一件許久未用的「正一百貨99元採茶披肩」，穿上至少看起來專業多了！出發前，阿公拿出幾瓶礦泉水用一大串阿美語叮囑我母親，老人家話說得太快再加上我許久未回到自己的部落，我根本沒有一句聽得懂，唯有一句話用華語：「海邊的東西都可以吃，不用擔心」，這句話

似乎專門講給我聽，因為我第一次跟母親去海邊採集。我終於體會到老一輩常說的話：「帶一個阿美族出門，絕對不會餓肚子」，想感謝我的祖先們的智慧，aray，kawas ~ -

後座的母親，不知道是最近吃得太多，還是我未和她那麼親近，有一種很陌生的感受，我的後輪也悄悄地告訴我。在時速70的標準下約三分鐘抵達海邊，車停妥我們就來到只有部落族人才知道的秘密通道，這條路是人走出來的，雖然一旁都是茂密的雜草及帶棘的花朵，但都承載著前人的蹤跡。來到海裡的第一步驟，不忘乎向造物主、祖靈獻上感謝，保佑我們今天的採集能平安順利。「哈利路亞！親愛的上主……阿們！」祈禱結束後，即將展開了一趟廣闊未知的海洋知識之旅。

如果選擇一個詞彙來形容阿美族的女生，我應該會選擇「堅強」。阿美族的 *fafahiyan* ⁴ 可以不用帶任何的捉捕工具前往海邊，單單只透過眼前常駐海邊的石子完成採集這項工程。

兩顆水汪汪的雙眼凝視著，這一幕我嚇得驚呆了，兩顆烏黑的眼珠差點兒落了下來。母親拾起一旁不大不小的石子，走到了 *cekiw* ⁵ 喜愛附著的大石頭上，走近仔細一瞧，原來 *cekiw* 們都有相同的習慣「喜歡附著於濕潤且有些許苔癬的大石頭」。尤其是平常浸泡在海裡的大石頭，當一退潮就可以清晰地看見一團 *cekiw* 很愜意曬著日光浴。

母親開始 *micekiw* ⁶ 了！看著母親很熟捻的技巧，拿著一旁的小石子用輕輕的將 *cekiw* 一個個挖進農會一元塑膠袋，不一會兒 *cekiw* 就裝滿了袋子的一半，母親的歌謠搭唱著海

浪輕拍的聲響直達雲霄，或許這是阿美族的 *fafahiyan* 回應海洋以及造物主的感謝。當母親眼看差不多夠吃的量就前往更深廣的海域抓 *aowang* ⁷。

抓 *aowang* 有著專門的歌，走到更深層的海裡彎著腰，唱著唱著海洋波動的頻率如同歌曲本來的節奏，交織在一起。

「Ina, o maan konini ?」⁸，母親一邊用族語講述捕捉 *aowang* 的方法，一邊帶我認識海邊的海菜。一顆、二顆、三顆……，認真佩服我的母親可以徒手抓取不怕刺。打開袋子內的 *aowang* 大小都差不多，海裡面還有許多 *aowang* 我急忙問母親為什麼不抓那些在海裡的？她簡短述起傳說故事告訴海邊的保育、吃多少拿多少、不抓小只抓大的道理。從母親的故事很容易學到不能貪心的道理。

海水靜悄悄漲潮，雲也愈來愈厚重，海水的拍打疾得趕我們上岸。母親眼看時間差不多準備要回家烹煮這一袋海的饋贈禮。騎著一台車，兩個人，吹著徐風，唱著部落的歡聚歌，迎著待我們歸來的家人們，這種的迎接好比是我們打完戰的凱旋，手中滿滿的一袋戰利品。

火塘柴煙裊裊升起，對我們族人來說火塘可以烹煮、可以取暖，柴煙縷縷升起更多的是告訴其他族人我們今天有飯吃不用擔心。

母親提一桶放在一隅的山泉水倒入鍋中，等待鍋中的水沸騰後，今天採集的海味就即將進入泡一場溫泉SPA。趁著水還未沸騰母親正在清洗這袋海味，望著她的背影佝僂許多，髮絲白了些，待人的真誠和笑容依舊不變，我究竟多久沒回到家中呢？時間可以烹煮我們採集的海味，也可以燉煮母親的年華歲月。火塘的柴薪依然燃燒著，一下旺，一下衰，如同外出

的部落孩子一下回來，一下離開。

海味端上桌了！阿公點名要家中最小的服務長輩，這也是我們阿美族的傳統。我向長輩們的杯子一一斟酒，從最年長到年輕，從生活中就告訴我們要尊榮我們的長輩。這次輪到我感謝上蒼，以謙卑、柔和的禱詞願造物主憐憫一家平安，這次的「阿們」長輩們顯得拉長許多，似乎在暗示家中長輩對我的肯定。一家的談笑聲此起彼落，伴著豔紅的火塘和溫柔的徐風，長輩們的歌謠唱山、唱海、唱部落、唱家人，唱到連隔壁的家戶也一同帶著保力達加入今天的歌隊。

坐在一旁的阿公唱著唱著眼角的水分好像有點兒飽滿，自己也不知不覺跟著長輩們吟唱，但我的聲音遠是不及我們部落的長輩，他們的歌聲如同遼闊的海洋是有

層次性的音韻，而我的歌聲僅如短淺的小溪，一下子就唱到沒氣了。阿公突然看向我道：「ㄙ，下一次，再去海邊。阿公再教你 mifoting⁹，mitafokod¹⁰，mipatiked¹¹」，我用興奮又期待的語氣應答：「hai」。

今天的歌謠依然吟唱著，與火塘的縷縷柴煙相互編織直達上天，直到下一次的回家加入歌隊裡……。



註解／釋義：

- 1 咕咕：阿美語，意指「雞」。
- 2 hai：阿美語，用於答覆他人的問答，意思似近「好、同意」，有時會因語氣的不同有不同含意。
- 3 aray, kawas：阿美語，aray 意為「謝謝」，kawas 泛指「神靈」。
- 4 fafahiyan：阿美語，女性通稱。
- 5 cekiw：阿美語貝類統稱，文中提到的貝類屬於其中一種「笠螺」。
- 6 miecekiw：阿美語，指採集貝類的動作。
- 7 aowang：阿美語，海膽。
- 8 ina, o maan konini：阿美語，媽媽這是什麼？
- 9 mifoting：阿美語，指捉魚動作。
- 10 mitafokod：阿美語，指撒網捕魚動作。
- 11 mipatiked：阿美語，釣魚動作。

醉

華語系 徐靜雅

焦躁

味道淺淡 尚未抵達胃裡

笑容先一步

拜訪了我的沉默

我想著：「是酒糟。」

藏在髮絲間 寸步中調侃與八卦的縫隙

難免給予我醉意

啊 我道是為什麼？

是我想的如跳幀的底片

破音的笑

清甜氣味在舌尖口腔內掩飾

扒光我的嘴 塞滿我的情緒

掏空我的煩

來 給我痛快

給我 鬧

咽喉還沒有迎接新客

想通 要先經歷風暴

濕淋淋的人

空蕩蕩的胃

酸甜混雜的天氣

連一口都沒有嚐到甜頭嗎？

醉了 真是沒有辦法



破碎

資工系 三角形

將碎片一塊塊撿回來
用透明的膠水，黏回原本的形狀
能裝水，能解渴
遠看也跟新的一樣。

但只有拿在手裡的人才知道
那些裂痕 摸起來還是
刺刺的

水裝進去，倒影是歪的
喝水的時候，心裡是虛的

我們都裝作已經修好了
卻再也不敢 像以前那樣大力碰撞
杯子雖然修好了
心卻沒修好。

過站

資工系 石頭

窗外的雨像是下不完一樣，細細碎碎地
打在頂樓加蓋的鐵皮屋頂上，悶出一股潮
濕的鐵鏽味。

阿強進屋時，慣性地在門口踉了踉腳，
把沾滿泥水的雨靴脫下。他看了一眼客廳，
阿香依舊坐在那張斷了一根支柱的藤椅
上，身上蓋著那條洗得發白的紅毯子。

「我帶了巷口的瘦肉粥。」阿強把塑膠
袋放在桌上，發出輕微的沙沙聲，「醫生
說你要多吃點，才有體力。」

阿香轉過頭，臉色是病態的慘白。她勉
強擠出一個微笑，聲音細得像被風一吹就
會散：「今天工地忙嗎？」

「還行，就是老張那傢伙老是偷懶，害我們多搬了好幾捆鋼筋。」阿強一邊拆開外帶盒，一邊裝作輕鬆地說。其實今天老閻結清了工資，暗示他明天不用去了——這把年紀，動作慢了，總是被嫌，終究成了被淘汰的老舊廢料。

阿香點點頭，手顫抖著想去接碗，被阿強握住伸過去的手，坐到她身邊摟著她舀起一匙粥溫柔的餵食。

「強，我有件事想說。」阿香吞下一口粥，輕聲道，「我們回老家吧。我想看一眼後山的茶園，我思念茶香撲鼻的感覺了。」

阿強握著湯匙的手僵了一下。回老家要坐五個小時的火車，再轉兩趟公車。以阿香現在的身體，還有他口袋裡那僅存的、準備付下個月房租的幾張鈔票，這是一段奢侈的距離。

「等雨停了，等你氣色好一點，我們就回去。」阿強低著頭，吹著粥裡的熱氣。

「我知道。」阿香輕輕靠在椅背上，眼睛望向那扇佈滿水痕的破窗，「我昨晚夢到老家門口的那棵龍眼樹，結了好多果。你在樹下接，我在上面遞。你那時候還說，以後要在樹下為我拍照讓我當最幸福的女人……」她興奮的說著，黯淡的雙眸竟燃起了一絲對美好的嚮往與愛意。

阿強沒接話，只是溫柔的撫摸著她的臉龐，心中像被鈍器狠狠擊中，悶痛得喘不過氣。他食言了，這輩子連張像樣的照片都沒能為她留下。

「強，我累了。想睡一會。」

「好，粥放著，醒了再喝。」阿強幫她

掖好毯子，聲音放得很柔。

阿強坐在矮凳上，靜靜看阿香閉上眼睛。雨聲漸漸小了，屋子裡安靜得能聽見隔壁小孩的哭鬧聲。他盯著阿香露在毯子外的那隻手，那是雙曾經在暗處縫補生活裂隙、維繫著家，粗糙卻始終溫暖的手，現在卻瘦得只剩皮包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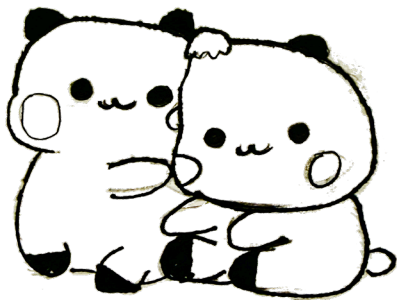
不知過了多久，窗外天色完全暗了下來。阿強伸手想去開燈，卻在觸碰到阿香手背的那一刻，猛地縮了回來。

那種冷，不是雨水的涼，是石塊般的寒。

他沒有大哭，也沒有呼喊。他只是緩緩坐回矮凳上，重新握住那隻冷冰冰的手，塞進自己的懷裡，企圖用那點卑微的體溫去暖它。

「阿香，雨停了。」他對著空蕩蕩的房間輕聲說道，「我們明天就去車站，好不好？這次不轉車了，我們坐計程車回去，直接開到門口。」

桌上的瘦肉粥早已凝固，浮著一層灰白的油影。阿強看著窗外亮起的霓虹燈火，那些繁華與光影，終究是他一站也沒停過的風景。



折射率

資管系 張子俊

我們花了一個下午

對付這組廉價的雙人衣櫃

你握著十字起子

手背抵著木屑與汗水

百葉窗將西曬的陽光

切成幾道鋒利的薄片

剛好落在你指甲的邊緣

折射出一小截，極為完整的

七色光譜

你盯著那道光，說：

只要角度對了

塑膠貼皮也能製造出漂亮的錯覺。

此後我們就不再交談了

客廳裡只剩下

金屬螺絲強行旋入預鑽孔時

那種乾澀、幾乎要崩裂的

咬合聲

水族箱的馬達在角落

發出低頻的震鳴

人造水流規律地推擠著

那些塑膠水草

我們曾經以為，這種不間斷的重複

就是永恆

後來天就黑了

光學現象跟著室溫一起

被抽乾

我們退到牆邊

看著那個稍微傾斜的巨大空櫃

才發現

木地板上還散落著幾個
多出來的零件



那條路後來沒有答案

數媒系 福爾摩婢

後來才明白，
有些喜歡不會消失。

只是慢慢褪色，
褪成一種適合回頭觀看的光。

像晚上七點半的校園。
晚風很輕，
路燈把影子拉長，
而喜歡比影子更長。

宿舍到操場其實很近。

一條馬路。
兩排行道樹。
幾盞總慢半拍亮起的路燈。

寬得足夠讓人各走各的未來，
卻又窄得只夠一次心動通行。

那天車來的時候，
你沒有說話。

只是往旁邊走了半步。
半步而已。

卻讓我一路都走在裡面。

世界沒有慢下來。

車照樣經過。

風照樣吹。

只有我忽然意識到——

原來現實裡真的有人

會替另一個人站到靠車的那邊。

我假裝不在意。

把心跳放慢，
把嘴角藏好。

回宿舍的路上，
晚霞沒有特別漂亮。

只是那一天，

天空像比平常亮了一點。

那時我還不知道——

幸福其實很小。

小到只需要半步距離。

後來還有一盒金莎。

金色包裝閃閃發亮，

我捨不得拆。

彷彿只要不打開，

就沒有人能證明

那到底是禮貌、友情，
還是某種尚未命名的偏心。

巧克力終究融化。

只有猜測一直保持固態。

我想了很久。

巧克力不是戀人才送的嗎？

還是有些溫柔，

只是碰巧長得像喜歡。

我始終沒有問。

年幼的時候總以為，

有些事不說破，

就不會結束。

直到後來聽說，

你身邊有了別人。

沒有暴雨。

沒有心碎。

只是那些自己偷偷配好的旁白和配樂，
忽然全部安靜下來。

像電影播完，

燈亮起來。

我看見空的座位、

散場的人群、

還有懷裡那桶根本沒吃完的爆米花。

原來一直以來，

我喜歡的不是結局。

而是坐在那裡的自己。

那個因為一次換位、
一顆巧克力、
一句普通的關心，

就以為宇宙曾經朝自己傾斜的人。

所以後來我沒有再聯絡你。

不是放下。

不是遺忘。

只是把那段時間
收進抽屜，

和舊車票、課表、學生證放在一起。

偶爾翻到，
還是會笑。

像翻到一張沒有拍好的照片——

模糊、失焦，
卻剛好留下了光。

然後想起：

青春最動人的地方，
從來不是有人愛過我。

而是曾經有那麼一瞬間——
我相信過。



沿著切線飛行

應科系 寶可夢 MAGA 大師・羊振瑞

在我的手，握緊你的遊戲
過境但不留痕跡

等等

卻染上異香被二字吸引

穿梭在損耗與，執意

是動人的

擺盪時尤其

是可憐的

在幻覺延伸底，我們

過度追尋可憐的痕跡

你扣牢我的身體

就像水凝成冰

但我回神落下一滴水

不受控制

願，就沿著切線飛去

尋覓

應科系 林芯伶

耳語，是淡紫色的

陽光棉花般輕碰掌心

柔軟地落下

風是一首悄悄的歌

穿梭於各個光影角落

你聽，

淡紫在空氣裡微笑

原來是一片

薰衣草田



鴨子

應科系
○○○○○○○

他對我的承諾，像湖面上
搖擺不定的鴨子

波紋掃蕩了躲在落葉中的鴨子

碎石路的感觸

是夜晚最想收藏的記憶

孤冷的晚夜

是沈默的哨兵在駐紮

湖面上的光影，有平靜的鴨子

一場大雨，打碎了月亮的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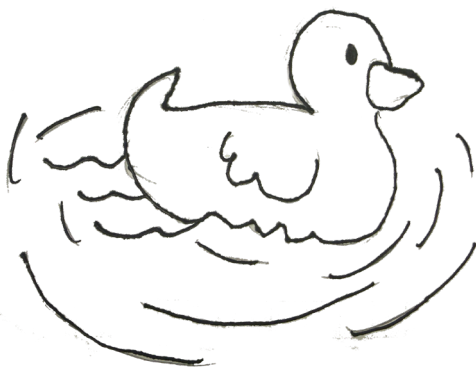
打得鴨子使勁的劃

雨中的碎石路，使蝸牛探出頭來

四處奔走的歲月，牠也感同身受

直到落葉歸根進湖面

碎石路上的蝸牛停下了



鏡心文集 26

115 年 9 月出刊

特別感謝／國立臺東大學校長鄭憲宗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何俊青教授

主 編／通識教育中心王蕙瑄老師

文 編／通識教育中心曾瓊瑤老師

美 編／賴琬蓁

封 面／陳品禎

插 圖／蘇紫曦

行政編輯／通識教育中心專員曾培臺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李家婕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李佩真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呂一卉

本刊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支持